

進修叢書

進修出版教育社發行

學習國文的新路

孫起孟
龐翔勛
合著

進修叢書

進修出版教育社發行

學習國文的新路

孫起孟
龐翔勳
合著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書 叢 修 進

路新的文國習學

版初月一十年六卅國民

著 者 ：

孫 起 孟 龐 翔 勛

發 行 者 ：

進 修 出 版 教 育 社

香港馬寶道六十四號

承 印 者 ：

大 千 印 刷 公 司

香港馬寶道六十四號

序

國文這門學科與其他學科不一樣。其他學科都有特殊的材料，譬如，數學的材料是各種算法，歷史的材料是以往人類活動的種種事蹟，化學的材料是各種元素分析化合的種種關係。國文的特殊的材料是什麼呢？很難回答。

就最廣泛的方面說，凡是用我國文字寫成的東西都是國文的材料，刻在龜甲牛骨上的殷虛文字是，五經與諸子的書是，歷代的正史稗史是，所有的文集與筆記是，詩詞歌賦是，唱本寶卷是，現代的新文藝作品也是。

就最狹窄的方面說，只有語文法的研究，寫作技術的研究，修辭的研究才是國文的材料。讀無論什麼書籍文篇，都只作爲着手研究的憑藉，目的在從其中研究出一些法則來。因爲研究不能憑空着手，必須有所憑藉，譬如，研究化學必須憑藉物質，離開物質就無從研究化學。

可是，如今各級學校裏所謂國文以及一班從業青年口頭嚷着的「學習國文」的國文沒有那麼廣泛，也不能那麼狹窄。理由很顯然的。把從古到今所有用我國文字寫成的東西一齊拿來閱讀，加上研究的功夫，事實上沒有這種必要，而且誰也辦不到。至於語文

法的研究，寫作技術的研究，修辭的研究，那是少數人的專門之業，普通人各有負責做的喜歡做的事情要做，不能拋開了倒去做這些。

普通人在國文方面，大概只巴望養成兩種好習慣——吸收的好習慣與發表的好習慣。

吸收與發表並不是生活上的點綴，却是實實在在的必需。人既然生活在社會裏，社會裏既然有這麼一種文字，作為交換經驗思想情感的工具，若不能「憑」文字吸收人家的經驗思想情感，「用」一文字發表自己的經驗思想情感，吃虧之大是不必細說的。這吃虧而且不限於個人，因為社會彷彿一個有機體，一個人有了什麼缺陷，牽連開來，往往會影響全社會。所以許多人理想中的理想社會，條件各不相同，却有一個條件幾乎是共通的，就是：必須根絕文盲。全社會裏沒有一個文盲，就是人人能憑文字吸收人家的經驗思想情感，人人能用文字發表自己的經驗思想情感，人與人的交互影響更見密切，種種方面自然更易進展。

上面所說的「憑文字吸收」與「用文字發表」都是隨時需用的事，也就是一輩子需用的事。大凡一輩子需用的事最需養成好習慣。在習慣沒有養成之前，取個正當適宜的開端，集中心力，勉強而行之。漸漸的不大覺着勉強了，漸漸的習慣成自然，可以行所無事了。這就是好習慣已經養成，足夠一輩子的受用。如果開端不怎麼正當適宜，到後

來就成了壞習慣。壞習慣染在身上，自己不覺察，永遠的吃虧下去，自己覺察了，改掉他得費很大的勁兒，而且不一定完全改得掉。所以學習國文不能不取個正當適宜的開端，務求把吸收與發表的好習慣養成。

養成好習慣必須實踐。換一句話說，那不僅是知識方面的事，心裏知道該怎樣怎樣，未必就能養成好習慣，必須怎樣怎樣做去，才可以養成好習慣。向人家打聽，聽聽人家的意見，當然是有益的，但是吸收的好習慣還得在繼續不斷的閱讀中養成，發表的好習慣還得在繼續不斷的寫作中養成。廢書不觀，擱筆不寫，儘在那裏問什麼閱讀方法寫作方法，以爲一朝聽到了方法，事情就解決了，好習慣就養成了：那是決無之理。

起孟翔助兩位先生的這一本書曾經在「中學生」上分期登載過，對於學習國文，我認爲他們說的是個正當適宜的開端。末了一篇叫做「從全面生活學習」，這個題目揭出了全書的宗旨。學習國文不是爲了博得「讀書」的美名，學習國文不是爲了做個「能文之士」。爲了生活，爲了要求生活的充實，不能不像他們所說的那樣着手學習。可惜抱這樣見解的國文老師不怎麼多，不然，大家依據這樣見解指導他們的學生，我國的國文教學可以改觀了。對於看了這本書的，我還想提醒一句：必須把兩位先生說的一一實踐，才可以養成吸收與發表的好習慣。

三十六年十一月五日，葉聖陶

學習國文的新路

目次

葉聖陶序·····	(一)
一 光讀課本不濟事·····	(一)
二 從語言到文字·····	(四)
三 怎樣應用工具書·····	(一三)
四 談選本·····	(二三)
五 所謂「課外書」·····	(三六)
六 報章雜誌的閱讀·····	(四三)
七 從看戲裏學·····	(四七)
八 在全面生活中學習·····	(六二)
後記·····	(七一)

一、光讀課本不濟事

爲了教學國文，一般學校設置了一個學科，叫國文，教學的方法，除掉作文練習外，便是讀教科書，內容大概是選文，一篇一篇講解研究過來。這樣的材料和方法並不一定不好，但是效能恐怕不會太高，因爲無論選文怎樣精，學校裏規定教學時數內所能容納的分量究竟太少了，再則國文學習目的之一是諳用一種表達意思情感的工具，工具的把握，是要靠反覆運用，運用的次數越多，使用的成效便越高，現在學校裏的國文教學，時間範圍都沒法滿足這樣的要求。今天學生的國文程度，雖然有人嫌牠低落，而總還有點樣子者，那恐怕不是靠國文本學科的訓練，而是靠着別的學科或者一般生活的長進。讀者們恐怕有這樣的經驗，讀國文教科書未必有什麼心得，多看幾本好的小說，筆下倒會不期然而然地順暢起來。不幸而幸的是我們學校裏的各門學科，由於教師教材教法種種的不適當，一部分已經變成了國文的補充課，這樣便等於增加了國文的教學時數，充實了國文材料，由於此，我們的國文還維持得牢今天的水準，假使單靠國文一科

的話，學生的國文程度說不定還要低落下去。還有一種經驗是：我們並沒有在注意寫作的學習，但書看多了，見解開拓了，觀察深刻了，經驗豐富了，筆下的材料自然湧現，寫作的技巧自然進步。這些事實是要我們產生一點領悟，就是，學習國文的眼光不要局限在幾本教科書裏，要向廣大的領域裏去找材料，求進步！

這廣大的領域包含了些什麼呢？我們想，除掉選文仍舊可讀以外，有這樣幾方面值得注意：

一是語言；

二是報章雜誌以及一般書刊；

三是電影戲劇；

四是全面的生活。

朝這四方面一看，我們學習國文的「胸襟」頓時可以寬闊起來。在學校裏的青年對於身受的國文教學滿意的應該朝這四方面多注意多學習，求得更大更深的進境；對學校裏的國文課討厭的更應該向這四方面努力，不要以為國文課既然不滿意，便再也沒有方法學習國文。離開學校的青年是再不會有機會上國文課的了，但國文學習是不應該停止的。你說話麼？你聽人家說話麼？你看報紙雜誌麼？你看文藝一類以及他種的書刊麼？

你看電影戲劇麼？再不是，你總在過生活。這些才是人人可以進的國文班，這些項目裏的材料才是人人可以讀的國文教材。光是曉得對了國文教科書才是上國文課，先生出了題目叫你動筆的才是作文，朋友喲！這是你把國文學習看得太狹了，要分開去！要分開去！

我們自己就正在向這四方面學習國文，想分項對青年朋友貢獻一點學習經驗和意見。苦於我們大家只能在紙片上交換意見，還不能夠一起實驗，如其我們能有機會在一起交談，看報看書，欣賞電影戲劇，乃至一起工作作息，我們相信彼此間一定還可以得到更多的助益。現在只有請青年朋友們參考我們的意見，自己試做做看，看有什麼問題，我們再來研究。

二 從語言到文字

這一次要談的是語言。

我們現在一談到國文課，馬上就聯想到文字，甚至聯想到文言文，彷彿國文課的內容止此而已，這其實是錯誤的。文字也好，文言文也好，那是拿來作什麼的呢？可以說是一種符號，代表我們的意見，感情等等。對於文字，對於文字運用的能力，我們現代青年再也不該有超乎以上界限的重視。以爲文字另有什麼魅力，（如敬惜字紙，糟蹋字紙就要遭天雷打之類）或者把識字的人看得高人一等，（如俗話裏說吃墨水的人一定多懂道理，不識字的人是下等人之類）這一類錯誤觀念，我們是一定要捨棄乾淨，但我們不能不承認，因爲大家都是生長在一個沒有很大變動的中國社會裏，所以，多多少少，總還受着傳統觀念的影響。我們一談到國文就聯想到文字，正是受了這種影響的證明。其實人類表達思想感情，還有一種歷史比文字悠久，應用比文字廣闊的符號，叫作語言。從歷史上看，人類沒有文字之前早有了語言，據研究文化史的人說，人類有文字的歷史

不過二萬年，遠在五十萬年以前，可就有了語言了。這樣的史實是無可懷疑的，因為在像我們中國這樣內部經濟文化等條件發展不均衡的國家裏，就正有着大部分人不識字而專以語言爲交換思想感情工具的事實。社會進化了，光是語言，在應用上自然是不够的，因為語言有着時間空間的限制。（這種限制，現代科學已經有能力使之減低）上一代人的話，下一代聽不到；一個人在張家村說話，李家寨上的人聽不到。社會發展到不同地方不同時間的話需要聽見的時候，文字便在人類歷史上出現了。所以文字是從語言中孕育出來的，中國文字裏的形聲字便是言語和文字的混合形式，再從趨勢看，言文今天在中國，雖然還是分家的，但總是一步一步地走上合一的路子。社會進步，人們有許多積極性的事情做，再沒有那麼多的閒工夫來對付文字。儘管有一些「發思古之幽情」的先生們主張復古啦，讀經啦，可是「的了嗎呢」畢竟是多數人最普遍的寫作形式了。我們敢於推斷，要是中國能够在三五年內開始和平建設，教育的內容一定有絕大的改革，那就是今天學校課程幾乎大部分符號化國文化的傾向必須中止，到那時候——也許是八年十年——從學習到應用都只有言文合一，如果有人在那時還主張以讀經，作古文來提高學生的國文程度，他必然會受到一致的抨擊。還有一層，社會物質條件進步了，科學發明加多了，應用文字的地方也許會給語言替代。播音啦，錄音啦，有聲電影啦，

這一些一旦大量應用，文字的無路不通的光芒便都要給語言掩蓋，語言的保持原樣，傳感力量，決非文字所能及得到的。這就是說，人類的表情達意，最早是靠語言，中間是靠文字，下來是文字的效用仍然保持，語言的權威可大大提高了。根據語文發展的歷史和趨勢，我們要向青年朋友們提出一個意見：國文學習決不可以光注意文字，忽視了語言。

忽視語言，那是不知道要錯過多少學習國文的機會的！先說閱讀，如果祇是以文字爲對象，那我們一天讀得了多少書？如果把語言算入，那我們聽人家說話的機會真是太多了。大早起身，聽二表兄講那一晚江灣軍火庫失事的情形，真是一篇絕妙的報告文學，比丁報紙上長條直縫的記載要強多了。週會上聽李教導主任報告這一月份同樂會籌備經過，特點以及他的希望，條理清楚，繁簡得宜，那是一篇最清晰的說明文字。第四節恰好黃老師請假，於是昨天辯論尚未終結的「普及教育重於民主政治抑或民主政治重於普及教育」一個題目重付論戰，張同學廣徵博引，力主惟有實現民主政治才能普及教育，他一個人不慌不忙，舌戰羣儒，最令人佩服的是對方說話的人不少，提出的論點也比較繁複，一經他分析整理，似乎絮絮聒聒一大堆話，精義不過幾句，這幾句經他猛烈駁掉，於是敵陣整個潰散。心裏想：張同學真是作了一篇最動人的辯論文。隨時隨地有

話聽，隨時隨地便等於有文章讀。存着這樣心眼，聽別人極平常的話裏可以得到極精粹的文句。幾天以前，聽到一個老太婆在責備他的兒子說道：

「儂啊，儂眼睛骨裏還有啥個娘勿娘，娘格說話譬如耳邊風，家小格說話才是一滴油滴落油瓶裏！」

這樣的話，說得多麼有力！娘話像耳邊風，妻話像一滴油，這個兒子的罪狀不是再明顯也不過了？這比嘮嘮叨叨的長文章要簡鍊得多，着力得多！

還有，家裏一個三歲不到的小女孩已經懂得「坐」叫「排排」。她在吃飯的時候與高采烈地說道：

「肉肉排排，

飯飯排排，

妹妹也排排。」

一邊說，一邊眯花眼笑，高興作一團。有一餐沒有肉吃，她不愉快了，嘴裏噤噤咕咕道：

「飯飯排排，

肉肉不排排，

妹妹也不排排。」

請讀者諸君掩卷閉目設想說這兩段話的小女孩子的神氣。說第一段話時是多麼的高興，說第二段話時又是多麼沮喪。只有小孩的說話才代表了她的真實的情感，一落文字，甚至反而失去真趣。語言裏實在比文字裏還多着詩的世界，藝術的世界，不注意語言的人是不能體會得到的，這真是人類文化的一大損失啊！

說到寫作，如其限於文字，那是自己束縛自己。寫文章只是筆頭作文，說話還不是作文，只是工具換了嘴巴而已。弄筆頭，按着一個題目寫文章，那是機會太少了，除掉極少數吃筆墨飯的人，請問有多少人能常常有機會寫文章？嘴巴作文可就不同，任何人天天都要講話，也就是天天都要作文。向訓育處請假，說出不能不請假的理由，請假的期限，這就是在作文章。文章作得好的，對方馬上同意；作得不好的可就得不到如願的感應。下面記了兩段說話，請比較牠們的優劣。

(一)

「王老師！我上星期六請假回去了三天，到校上了兩天課，明天還得告假回家，爲的是母親又病了，告假時間很難說定，請你准我的假。」

(二)

「王老師！我母親常鬧病，這真是我一樁最大的心事。這一層，不僅同班同學都曉得，連您也關心到了。上星期六因為接到家信，知道母親病了，請假回家，來去三天，到家一看見母親已經退燒，馬上就趕回來。才上得兩天課，今天家裏又打發人來說媽媽又復發燒了，要我回去。母親要不是病得更兇，我想是不會我才離家又來叫的。我想不回去，但不回家，母親又給誰來照顧呢？如其你准假的話，我明天想回去一趟，暫時請假兩天，母親一好就來，要是一時走不開，自會來信續假。」

請把上面兩段話對比一下，恐怕誰都要說第二段話說得比較周到，具體。第一段裏連告假期限都說不出，那是難以邀准的；同樣的意思在第二段裏可就表現得委婉近情，其實意思也還是假期難定，不過說法一變——先請假兩天，母親不好則續假——便覺動聽，使人易於贊同。

、諸如此類的說話，我們一天不知道要經歷多少次。假使一次一次都非常用心，自己說出話來，一發規不能得到如所期望的效果，馬上研究改進，這樣，口頭作文必然進步很快。口頭作文一有進步，筆下作文自然隨之進步，因為筆下作文原本是口頭作文的副本。出口成章而下筆不通，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口頭作文仗的是取材豐富，新鮮活潑，練習次數多，所以比筆下作文的效果自然要好。一天輪不到一次筆下作文的機會，半天

裏邊可能就有十次口頭作文的機會，所以就作文訓練來說，口頭作文是應該比筆下作文更看重的。

正因為兩者有這樣的密切關係，即使一個人絕對不愛口頭作文，他只是全神貫注於筆下作文，有時會發現單是在筆下用功夫是不够的。我們可以舉出一個實例。有一個學生說話時用連接詞極不講究，「那麼」「雖然」「但是」一類字眼是時常聽他說的，用得過多而且很不愜當。起頭我們沒有注意他口頭的這樣缺點，只是在他的作文本上發現了這樣詞語的濫用。給他刪改，又給他說明所以然，他也很領悟。到下次作文，這種老毛病一些也沒有改掉。我們奇怪他為什麼明知故犯，把他找來，重重申誡，他急起來辯解道：

「我雖然曉得用得不對，但是不曉得為什麼改不掉，雖然一下子改不掉，但是那麼我還是要努力改的。」

聽了他這樣幾句話，我們倒得了一點啓示，就是他的毛病不在筆下而在嘴上。嘴上是本，筆下是副。嘴上不改好，筆下的毛病是無法斷根的，於是鼓勵他注意口語練習，一發現這類詞語濫用，別人馬上替他糾正或者喚起他的注意請他自己糾正。這樣沒有過好久，他的這種用詞的毛病，在文章上是完全滅跡了。